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



杨春风 苏静 著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

杨春风 苏静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 / 杨春风, 苏静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3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 秦磊主编)

ISBN 978-7-5472-1272-1

I. ①满… II. ①杨… ②苏… III. ①满族—民间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259号

manzushuobuyudongbeilishiwenhua
书 名 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

作 者 杨春风 苏 静
责任编辑 周海英 高冰若
封面设计 文鼎九州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x1000mm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1272-1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在东北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当年《长白丛书》的出版，让学界看到了前人研究成果，激发了当代学者对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发现，揭示了东北地方文化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学术界意识到东北文化是容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修史工作带动下，关于东北地方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面铺开。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展了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北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尽管如此，对于丰富而独特的东北地方文化而言，截至目前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不仅有许多缺项和空白，即便是已经出版的有关东北文化研究的论著也存在描述性强，论述性弱，研究方法单一的倾向。如何在继承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向研究的深度迈进，是当代东北文化研究学术界面临的严

峻课题。出版《东北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就在于应对这一时代要求，推进东北文化研究向更为深广的层面发展。

东北地方文化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从宏观架构到微观论述，都有许多话题。本丛书力求填补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空白，扩充研究的广度，从远古到当今，做一个粗线条梳理，拓展视野，多侧面地体现东北文化价值。同时，本丛书更注重研究深度。某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构成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深广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发展脉络，探求发展规律，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历史痕迹，更有助于理解其消亡与存在，嬗变与发展。

近年来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东北文化田野作业呈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遗迹，它们是活的历史，是研究东北地方文化的重要依据，值得珍视。这些资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了解了先人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探地域文化发展规律。当然，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是散在的，局部的，需要与文献相互印证。如果能把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与文献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全面地描绘历史面貌，而且也会让历史鲜活起来。本丛书所收著作虽不敢说已经达到这一目标，至少可以看出学者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东北地域文化源远流长，研究东北文化是一项宏大工程，求索之路尚远。我们深切地希望，通过本丛书，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东北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地建设东北现代文化。

秦 磊

2012年7月14日

序 言

富育光

满族说部是萨满教沃土上盛开不败的花朵，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满族传统说部多种乌勒本所揭示的东北古地域文化价值和原始神话学价值都是对中国乃至东北亚历史文化灿烂的贡献，在民族学、神话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口碑艺术、造型艺术等各方面都有独特的意义。

满族先民世世代代向子孙讲述满族说部乌勒本，就是让子孙铭记祖先们开拓漠北寒域的艰辛，牢记一代代满族先民们可歌可泣的奋斗之路。满族及其先民的神话遗存《天官大战》、《西林安班玛发》、《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等创世神话传说的面世，向世人揭示了满族先民神秘而美妙的漠北神话世界；满族说部中的英雄传说和历史故事等也向世人深情地陈述了鲜为人知的一段段叱咤风云的历史记忆，一件件沧海悲歌的英雄伟业，一曲曲令人肝肠寸断的亘古奇冤，《扈伦传奇》、《东海沉冤录》、《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等都是满族众位色夫们代代相传的民间绝唱、心血结晶，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目前满族说部研究在全国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及众多的省级课题，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论文，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呈现令人十分欣喜的活跃气氛。

由杨春风、苏静合著的《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同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一是视域较广。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满族说部”的各个作品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关联的，因时间的相续性及空间的重叠性，读者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既彼此不同，又似曾相识之感，各个作品之间不但能互相印证，彼此补充，而且能根据各个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生活的不同，大体上串联起一个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本书从“满族说部”中十几部作品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梳理了从远古到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东北民间历史记忆，将不同时期的东北满族先民的社会制度、婚姻形式、战争方式、对外贸易及交流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具体文化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向研究者展示了满族说部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大胸怀。

二是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神话部分，将《天官大战》同中原神话、西方的希伯来神话加以对比，探讨了其中思维方式、情节模式、风格特点的不同，对于研究北方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形成具有一定意义。此外，本书在研究满族说部中所反映的各朝代的民间历史文化记忆时，注意同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之间的比较，使书面的、官方的历史记载与民间的、口头的历史记忆之间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不但加深了满族说部的可信度，而且充分说明满族说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正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

我以十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认真拜读两位年轻学者的论著，感到颇受启迪。她们以美妙的文笔、高屋建瓴的文学和史家视野，对所出版的传统满族说部做了极富价值的科学梳理与分析，对于我省濒临消散的满族等北方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成果给予了热情地讴歌与鼓励。我要再一次感谢两位学者，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关于研究满族传统说部的第二部理论性专著，全书条理清晰，论理透彻，很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大大提高满族说部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欣逢盛世，新年伊始，我省两位学者便献上很有学术品味的理论专著，预示着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说部的抢救和研究一定更加硕果累累、前程似锦。

2012年1月13日

前言

杨春风

“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结集，至今尚未完全付梓，已经出版的由谷长春主编的两批二十多本“满族说部”丛书，洋洋上千万字，也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丛书中不仅有《天官大战》等情节完整、跌宕起伏的神话，还有从唐宋到清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满族英雄史诗和传奇故事，这些英雄史诗及传奇故事是历代满族先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民俗文化价值，充分展示了满族先民生生不息的民族智慧及其口头文学创作的博大精深。正如周惠泉在其论文中提到的：“满族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族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①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还将其中有的作品誉为“美不胜收的史诗”和“满族的《奥德赛》。”^②

满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产生很晚，直到辽、金甚至明代，大多数的满族先民还用结绳记事、刻木记事这种原始的方式来记录事件。这就限制了满族文化的留存方式。满族

① 周惠泉：《满族说部：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新华文摘》2007年第16期。

② 周惠泉：《论满族说部》，《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的历史及其民俗文化在官方正史的视野中，多是片言支语、语焉不详，而且这些记录的文字又大都是用中原人的视角或统治者的视角来解读的东北文化，多是雾里看花、浮光掠影似的一瞥，无法全面而系统地窥见其历史文化的全貌。

然而满族先民自有其独特的传承文化的方式，那就是口头讲述或说唱方式的代代相承。满族及其先民，历来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的民族，他们通过春秋两祭、逢年过节或是有大事时的讲古、说史、唱颂的活动，将“民间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形成了浩大、生动、相对完备的“满族说部”。这些口头文字是历代满族先民在活生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们源自民间，是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记录他们所敬仰和崇拜的本族英雄儿女，所以格外真切感人。同时，正因为源自民间，对普通满族族众的平凡生活和民俗风情更加了解，因而表现得更为生动和具体。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按照周惠泉在其《满族说部：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一文中所说，满族说部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神话，这在满语中称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官大战》、黑龙江爱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西林安班玛发》、《恩切布库》、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黑龙江爱辉富氏家族的《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

集传》等；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傅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等；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

然而无论是神话、家族传还是英雄传、说唱传奇故事，满族说部的讲述方式都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一般的人物传记，往往单一地记叙某个人的一生经历，即使涉猎社会生活，也只是同这个人物相关的狭小的一部分。然而满族说部却不一样，人物的一生只是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作者所竭力描画的则是整个氏族生活的全景式扫描，关注整个女真民族的起落兴衰过程和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全体族众的所思所感。

满族先民们说唱“满族说部”是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就是使其族众牢记先祖创业之艰，牢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之根，使自己的氏族和民族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因而满族说部中的作品，既是文学创作，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很多地方可以当作史料或是同历史对照来读，填补了东北满族文化史的诸多缺失。最典型的如《女真谱评》中讲述的完颜部族的发展史，就能同《金史》对照来读，在某些细节上完全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这就使得“满族说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传记文学记录某个人一生经历的层次，而是“百科全书”般记录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乃至整个民族各个方面的历史，因而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民俗文化价值。

如《乌布西奔妈妈》，全诗以乌布西奔妈妈一生经历为线

索，纵情赞美乌布西奔女罕为东海部族发展做出的睿智建树，更颂扬她为寻觅“太阳之宫”五次航海东征，无畏无惧，进入伊曼、靛鞑、苦兀、堪察加、劳坎，一直北进到白令海域，最后因急症死在海上，结束了她奇幻多彩的一生。但全诗的视角绝不仅仅局限于乌布西奔妈妈一个人，它关注的是整个部族的发展历史轨迹及其各方面文化生活的全景式扫描。全诗生动感人地记载了东海广袤地区氏族部落母系时代以及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时代门槛漫长时期的社会生活原貌，记述了原始人类走向文明进程中众多社会历史文化形态，像一幅斑驳陆离、栩栩如生的历史生活画卷；其中既有各种祭礼、信仰、观念、制度、古俗、民间歌舞等精神层面的文化，也包含居室文化、航海文化、医药文化、服饰文化等物质文化现象，还尽情讴歌了东海的秀美风光和物产的丰饶，记述众多的东海岛屿植物、猛禽、百兽、鱼族、奇花、灵药，堪称一部东海人文地理百科全书。

另一方面，与汉族的历史与文学作品中多注重道德伦理和人事变迁不同，满族是个重视实用的民族，氏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他们来讲是头等大事。他们对于给本民族带来新技能、或是有新的创造发明的萨满或工匠非常重视，视其为神仙一样地崇敬。因而“满族说部”的历史故事中，对其生产技能、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点滴进步与提高都非常关注，对每一项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都有较为详尽地描写。如满族说部中对弓箭的发明、居室的发展变革、驯兽的过程、“图腾柱的形态”等等，都有非常详细地描写，这就为我们当代人研究当时的活态历史文化提供了相当多的方便，这些方面的研究专家可以根据这些文字叙述，大体上还原当时的样貌。

笔者认为，“满族说部”的各个作品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关联的，因时间相续、空间重叠，读者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重叠往复、既彼此不同又多有似曾相识之感，各个作品之间不但能互相印证，彼此补充，而且能根据各个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生活的不同，大体上串联起满族先民从远古至清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

《天官大战》是满族萨满教神话的始祖与源头，其后世的神话都是由这一神话衍生而来，或是与这一神话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天官大战》附录六篇可以看作是《天官大战》的续篇，是对《天官大战》的延续、补充和发展；而《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则同《天官大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情节模式、语言风格、故事内容都同《天官大战》一脉相承，且三个大萨满神的来历都同《天官大战》有关，是阿布卡赫赫直接或间接派到人间来充当萨满的女神。

《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既具有神话色彩，同时又带有史诗性质。虽然这三部作品都同样反映了萨满教盛行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生活图景，但是三者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恩切布库》反映的社会生活在三者中是最古远的，当时人民尚不能纯熟地使用火，性观念和婚姻制度尚未成熟，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氏族凝聚力，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天灾、疾病、猛兽为患等生存问题，其次才是部落战争，氏族内部及各氏族间关系比较松散，萨满教信仰也尚在蒙昧的初级阶段，人们对萨满有一个逐渐由疑生信的过程。《西林安班玛发》所反映的母系氏族社会生活已经有了一定进步，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加强，人们的萨满教信仰和一系列萨满崇拜观念已经成形，

萨满和氏族领导人基本上合二为一，没有明显的政教分离的迹象。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以氏族战争为主，疾病和天灾为次。《乌布西奔妈妈》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则更进步了，不但生存已经不成问题，且有了剩余产品，产生了贫富分化，奴隶制已经形成，氏族上层阶级的享乐生活同下层奴隶悲惨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几个大的氏族和部落，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已经学会使用等级不同的动物图腾来标志和区分实力和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萨满教文化已经发展到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时代：萨满在氏族中地位崇高，但已经有了政教分离，即氏族领导人和大萨满分离的苗头。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则是部落联盟内部各氏族间的战争以及氏族统治阶级与奴隶之间的矛盾。

“满族说部”中还有很多不同时代的英雄故事、家族传等，分别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满族先民的社会生活。如《红罗女》与《比剑联姻》是反映唐代渤海人生活的作品；《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苏木妈妈》与《金世宗走国》大体上是前后相续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辽代前期、辽代末年直到金代建国后完颜部女真人的逐渐兴起、建立大金国及金世宗时期复兴史；而《东海沉冤录》与《东海窝集传》在空间上大体重叠，都是描写生活在东海地区的女真人的生活，在时间上也是前后相续的关系，《东海沉冤录》描写的是元末明初东海女真人的生活。而《东海窝集传》则表现的是明代中后期东海女真人的生活；《扈伦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等历史故事所反映的是清代形成时期历史发展过程及文化形态；而《碧血龙江传》等则是清代中后期的历史故事。

笔者认为，神话《乌布西奔妈妈》的创作时间大体上可

以确定是明代中期的作品，年代约在十五世纪的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它在时间上应该是晚于《东海沉冤录》，但又早于《东海窝集传》的，因为从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来看，《东海沉冤录》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生活，最明显的标志为奴隶制尚未产生；《乌布西奔妈妈》则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社会生活，奴隶制已经产生，且已经有一定发展，而《东海窝集传》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不但奴隶制发展到非常成熟，而且母系氏族社会也发展到顶峰，并且正在逐渐走向衰亡，并最终战争的方式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从《东海沉冤录》到《乌布西奔妈妈》再到《东海窝集传》，从这三部前后相续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基本上完整清晰地看到明代东海女真人社会发展的大体脉络。

当然，神话与英雄故事不同，其中包含很多原始人类的思维特征和情感特征在内，其思维特点是具有超越性和跳跃性的，因而很难用准确的时代和地域来框架它，如《乌布西奔妈妈》虽然创作的时间在明成化之后，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境况与情感特征，很可能是超越于时代之外的无法言说的境界。而《天官大战》、《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等神话则是无法确定其成书年代的。因而本书将神话和史诗性作品单列一章，置于全书的开头，其他的章节则是按所反映的时代先后顺序来结构全书。

从“满族说部”不同时期的各个不同作品中，读者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东北文化发展的独特特点，那就是空间上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时间上的断续性与循环性。东北文化的发展脉络，并非如中原那样线性地一直向前进步和发展，往往因各种人为因素或地理因素使得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某一

时期进步较快，而另一时期又出现停滞、落后，甚至是重新开始、循环往复。

读过《东海沉冤录》，我们就不会奇怪何以《阿骨打传奇》、《金世宗走国》中描写的辽、金时期的女真人已经是父系社会，由于向汉族、契丹人学习，生产生活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少铁器已经渐渐发展起来；而时间上明显晚于它们，已经是明代中后期的《东海窝集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却还是母系氏族社会，还在使用石制工具，仿佛又退回了相对更原始的生存状态了。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地域上的不同，完颜部女真人的生活空间在东北的西南部，相对来说与中原联系更多，东海女真人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东北部，由于锡霍特山的天然屏蔽，使它形成了一个相对更为封闭的空间，更容易保持其原始自然的生存状态，受中原经济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元代以后，女真人一下子从统治阶级降为被统治阶级，蒙古统治者对女真人的分化瓦解和残酷压迫以及女真人所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又使得女真人人口锐减，生活苦不堪言，他们面临的不外两种命运：一是南下融入汉文化的海洋之中，逐渐失去自己的个性；二是向东、向北逃亡到更边远的东海之地，重新回到原始的生存状态。从《东海沉冤录》中我们知道，富饶的锡霍特山外的东海故地，是逃亡者的天堂，饱受元代统治者欺凌的女真人，大多逃往那里，借助高山密林的掩护，使其能不受或较少受汉文化影响而重新从零起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就使得“满族说部”的各部作品之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历史倒退、循环重现的现象，时代末期以后的东海女真人，其生产生活方式十分原始，某些方面甚至明显落后于金元时期。

客观历史的文字表述是苍白的，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的则

是满族先民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他们在这种进步、停滞、落后交替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车轮碾压下所承受的艰辛、痛苦与酸甜苦辣的种种感受，就不是这苍白的历史描述所能言尽的了。让我们慢慢展开“满族说部”，细细地品味其中的况味吧！